



我看

杨杰

废品堆里的艺术人生



位光明在出租屋内作画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/摄

为了像他画每一遍时的笔法几乎一样起笔在画布左上角。用两个多小时画完了。位光明说，他身体前倾，拿着最小号的画笔，在画布右下角勾勒出落款 Jacket Chow 2021 year 6 month 18 day。这幅《矢车菊》，从构图到色彩，只有这一行英文落款是他的创造，并不符合英文规范。

Jacket Chow 是位光明自己起的英文名 杰克周。他原本姓周，出生后就被过继给姑妈，随姑父姓，还从安徽灵璧搬到甘肃玉门生活。后来两个家都不要我了，他高三读到一半就外出打工。1997年，他在广东看了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。看到影片中的男主角杰克为女主角公主画了一幅裸体素描，位光明很心动，他重新拿起画笔，凭着小时候临摹连环画的本事，画起了人物素描。

杰克这个名字也跟随他至今。位光明羡慕杰克，因为他至今还没画过裸体素描。不久前有来访者提醒他，Jacket 是夹克衫的意思，他反驳，你不懂。

普京在俄文中的原意就是男童，老布什的姓氏在希伯来语中就是傻小子。他点燃一支烟，笃定道，我们中国人，只注意读音，至于意思，很少有人去深究的。

这是位光明除了画画之外的另一项技能。他在社交网站发布视频，聊中西方哲学、中国古代史、名著人物关系，也聊基因工程和五维空间。他不做功课，也不打腹稿，随口就能侃上5分钟。他介绍自己，喜欢中文、古典文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国画、油画。

有听众指出，做过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的祖父和曾祖父，不是你讲的曹雪芹。他也不慌，讲错了就错了呗，我又不是大学教授。

位光明在工棚、出租屋和闹市的路灯下看书。他几乎不进书店，因为受不了工作人员的眼光。他嫌自己穿得邋遢，怕人侧目，怕被看人的眼神杀死。

他床头上堆着从网上买来的《史记》《庄子》等，书脊上印着不知名的出版社，书页摸上去有些刺手。书上没有笔记，网友根据他讲述历史典故时滔滔不绝的状态判断，位光明确实读过一些书。

他欣赏苦过的人，汉太史令司马迁、法国画家米勒。他看不上司马迁如，放弃为他当炉卖酒的卓文君，是和陈世美一样的人，他也瞧不起陶渊明，为人消极，不敢面对现实。

他谈喜欢的画家，说不出艺术层面的好，但总能背出对方的生平。他在各种采访、讲座里总是提到米勒，因为米勒比我贫穷，在没有灯的小房子里坚持画了27年，没有任何收入。他嫌梵高偏执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自命清高。

位光明自认为从不清高，只要能活下去，干什么活都行。他在砖窑推过车，累跑了，在工地做小工，被欠了几个月工资；被传销团伙骗去云南，没有能发展下线的家人和朋友，最后掰断厕所窗户的铝合金条逃了出来，他干城市基建，抡着铁锤砸

过碎石，一天赚30元；他去山上挖埋埋电缆，挖一米60元，手掌震碎了也挖不动，但老板不拿机器挖，因为比人工贵，他跟着弟弟学开挖掘机，怕弄坏设备，缩手缩脚没学会；他养过猪，淘过大粪，在码头搬过黄酒，只有收废品这行，他做了十几年，能赚到钱，也不用看人脸色。

他不能理解的是，一些画画的，挂面都吃不起，一幅画还问人家要几万元。我劝他，普通人一个月挣多少块钱？你认为会画画了不起，没钱，你啥都不是。

都是垃圾

如今，位光明珍藏着一页写在A4纸上的采访提纲，这是他成名的起点。他会不厌其烦地向来访者讲述，自己经常在短视频网站发布画作，一名快手的工作人员买了画，还把画画者的故事做成视频发出来，引起了媒体的注意。

和很多民间油画爱好者一样，位光明的艺术人生离不开网络。他花100元买来一部台式机电脑，用他观摩教油画的视频、看电影、听歌。他打字只能一指禅，是20多年前在广东网吧里学会的。

他键盘上的灰很厚。只有几个按键干净，显然是经常被敲，但看不出能组成什么词句。位光明介绍，自己作画时常听西方古典音乐，也听古筝、二胡、琵琶独奏。反正，不要有歌词。他的电脑音乐播放软件里没有歌单，也没有下载记录。最近的检索历史是一首影视剧主题曲《凉凉》。

开始学油画以后，位光明就活跃在百度贴吧和微博中。和位光明相似的人很多。有退休工人、乡村教师、艺考考生，也有蔬菜批发商和上午卖毛肚、下午给画廊作画的小贩。这个群体水平参差不齐，有的刚开始学习色彩搭配，有的处于临摹名画阶段，有的开始出售原创作品，也有人会发布看上去很高级的照片做成表情包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可以。位光明逐渐成了人工名画复制机，他不介意画完第17幅《矢车菊》时的心情，和画第六幅、第七幅时没什么区别。最近，位光明出名了，新闻报道的截图被贴吧吧友发出来。有人留言：恭喜老位！终于熬出来了。下一个会是谁呢？也有人把位光明当年和吧友说脏话的黑料翻出来，顶上去，还有人瞧不上位光明迎合大众画的行画，批评他临摹名画，不仅没艺术价值，笔法和色彩也很一般，但同时又羡慕，老位的抖音竟有十万多粉丝，我只有几百个。

位光明不在乎那些评论，也不担心生意。色彩沉稳，不火不燥，透视关系准确，审美市民化，人人都看得明白，差不多就是一幅好画。位光明说，他已经收到参加画展的邀请，开始为创作而焦虑。

他画画纯粹靠自学，但老师不少。他回忆，读小学时，把宣纸铺在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等连环画上，先摹再临，直到用毛笔钩边时手一点都不抖，再照着原图上色。他只记得《西游记》是刘继卣的版本，其他画册的出版社、画家名字都记不清了。

可以查证的是，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，连环画坛大师辈出，董天野、刘旦宅、叶之浩、张令涛、刘锡永等都参与创作《红楼梦》连环画，这些出版物后来也成为古籍拍卖专场的热点。

在广东打工时，位光明在街头给人画肖像，给村里的牌坊画佛像、关公、梅兰竹菊和福寿仙公。

一幅素描要画两三个小时，收三五十元。位光明揣摩人心，知道画人像时更美丽。他说当时自己在广东肇庆四会市小有名气，每次作画都有几十人围观，还登上当地的报纸，他的几任女朋友都是在他画画时认识的，但没有人能印证他的话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他在街头画画时，遇到了现在的妻子。她连着两天来看位光明作画，后来嫁给了他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一幅素描要画两三个小时，收三五十元。位光明揣摩人心，知道画人像时更美丽。他说当时自己在广东肇庆四会市小有名气，每次作画都有几十人围观，还登上当地的报纸，他的几任女朋友都是在他画画时认识的，但没有人能印证他的话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他在街头画画时，遇到了现在的妻子。她连着两天来看位光明作画，后来嫁给了他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那时，位光明经常住凉亭，地下通道和网吧。为了拓展卖画的市场，他要经常换地方待着，没生意的时候就打零工。当时要是掏大粪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位光明说。



位光明的照片与自画像。画框是他用软件添加的效果。



受访者供图



2021年7月16日，浙江绍兴，位光明在垃圾回收场卸载报纸。

频繁出现在他的社交平台上。6月以前，他只发画作，如今他有了更强烈的表达欲望。手机屏幕一次显示的12个短视频封面里，有6个是他的头像。拍视频时，他特地坐在白炽灯下，让皮肤显得不那么黑。他一个人对着镜头说好久，不开美颜和滤镜效果。他发在抖音的短视频经常谈如何教育子女，却从没有实践过，因为忙生计，他几乎错过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。

即便已被三四十家媒体采访过，同样的话也重复了几十次。位光明在视频采访的镜头前仍显得紧张。他眼皮低垂地回答问题，偶尔扫视一下镜头。有时，他会在记者的追问下变得警惕。

我就不愿意和你这种人聊天，没意思，你就是好高骛远。蜂拥在现场的记者们交流后得知，这莫名的攻击性是因为两个小时，位光明收到了熟人的提醒，当心那个记者，他会偷偷录音，不可靠。

突如其来成名和突如其来的记者一样，被位光明提防着。他怕被捧杀，不开直播，担心有人打赏，伤了读书人的面子。君子不饮盗泉之水，不食嗟来之食，做人要有骨气，我不能做网络乞丐。一家工厂的老板留他吃饭，他拒绝了，给他倒水，他也不喝，渴了就对着自来水龙头灌几口，我身上邋遢，但我不能给人家弄脏了。

面对你哪幅画最好的问题，他回答，都是垃圾。镇里邀请位光明开光明讲堂，给村里的孩子讲学习艺术的好处。前一晚，他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练习了一下，花了5分钟讲学艺术的经济回报，和美相关的，他想了半天，努力避开物质那层，讲了不到两分钟。

什么是艺术？艺术就是生活，就是有品质的生活。位光明给来访的记者讲，给孩子们讲，厨师也可以当艺术家，把一个萝卜雕成一朵花、一条龙，你能说人家不是艺术家吗？他尝试过创作，自称，为这个掉了许多头发。他画了一幅《火灾之后的森林救援》，发到微博上，自己评论，原创作品很满意。这幅画在油画交易网上无人问津，不久后，它也被烧掉了，也是垃圾。

位光明搪塞所有画没画过自画像的问题，他觉得自画像太体现画家的水平，自己还不够，没尝试过。事实上，两年前他对着自己的照片画过一幅，卖不出去，也烧了。

有人邀请，位老师画个，敷衍硬泡，他总算答应，刚对着真人打个草稿，就拍了对方的照片，对着照片临摹。

他偶尔会想起在甘肃农场生活时，周围的同学，聊想当作家、艺术家的不切实际的梦想，每个人都想改变命运，不管多贫穷的人，都想通过努力去改变。

他也想抓住成名的机会，盼着名气能带来资源，资源比钱重要。但他有时又底气不足，担心自己不能持续发光。我知道我水平还不行，别把自己太当回事。在网上他又毫不嘴软，有人说我画得没有灵魂，我问他灵魂是啥，他也说不出来。我看他画还不如我。

他在安静作画时会突然说一句，艺术这个东西永远不会拒绝任何人爱它。但半瓶啤酒下肚后，他又说一句，艺术就是为了炒作价格，就是为了增值，卖得出去就是生意，卖不出去就是艺术。

参加艺术团体的活动，他发了几条朋友圈来展示，但又抱怨，光喝茶也不请我吃饭，肚子饿得呱呱叫，还得自己打车回来。他嫌应酬无聊，但又无法拒绝，希望认识一些高水平的画家，指点我一下。

他鼓起勇气回绝了一位纪录片导演的邀请。我没那么多时间的，要过生活的，要养一家人的，每天陪着你们，记者谁给我钱，谢谢，不必了。

这个夏天，位光明的时间表被名气引来的事务填满。他要去画室教村里的孩子画画，在山上写生，村干部希望，村委与你的合作产生一点间接的、直接的经济效益，带动村民共同富裕。他将成为村子的一张文化名片。一周前，他又试着迈出一小步，画了原创作品《希望之舟》，表现一个人内心的挣扎。

对他而言，更急迫的还是那些订单。让那些已故大师的名画从自己笔下快速流出，变成老家新房子里的瓷砖、水龙头、燃气灶，变成儿子们的学费和一家人的生活费。



扫一扫 观看视频《光明》

健身

奥运在即，夏天也来了，身体里运动细胞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

都说成年人突然下定决心想要改变生活时，会不约而同地做两件事：健身和(再次)开始学英语。

每个初入职场的人都会面临新陈代谢的终极审判，随着久坐、晚睡、压力增大，腰围越来越有存在感。起初是衬衫最上面的两粒扣子不扣了，然后是上衣塞不进裤腰了，最终告别时装，埋身宽松的运

动服，彻底放弃自我。体检报告上的脂肪肝和尿酸高是击溃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这种时刻，谁还能不把目光转向健身房？

据一个健身类自媒体统计，2020年中国有5万多家健身房。这是5万个肥肉

的告解室，几千到上万元的健身卡是中产阶级的赎罪券。

每一个办卡的信徒都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规划自己的身体，然而，《经济学人》在一篇文章中无情地指出，80%的健身房会籍持有者，在入会后第二个月就放弃了自己的塑形事业。

加班、出差、临时接的项目，去健身总会遇到种种不可抗力。要就是天太热不想动，下雨了没法出门，谁的剧刚更新要先看完，终于有一天，当你痛下决心，换好一身装备，时隔半年再次奔赴健身房时，却发现那家店早已倒闭。

正因为难以坚持，健身就更具含金量了。据我长期潜伏朋友圈的观察，健身是最好感度的自我形象建设标签。晒娃惹人烦，晒工作惹人嫌，晒健身则暗示着自己的社会阶层、生活态度以及自律的品质。常见的朋友圈图片有：健身房里热气腾腾的高难度动作照、夜跑足迹快要绕地球3圈的勋章以及比股市大盘还绿的一盆草配上不用油煎的鸡胸肉，实乃骗赞的最佳手段。

想想也是，健身的身材意味着生命力和饱满的精神，也意味着比同事更能加班。健身中克制欲望、控制激情和规律性，让人成为执行力强的完美雇员，更有可能升迁。北京国贸一家公司为员工免费办健身卡，前提是要求他们每周必须打卡几次，许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都会审视求职者的体检报告，仿佛甘油三酯过高的人，承受不住生命的加班。

健身，已经从增强人民体质进化为一种综合心理学、行为学和审美趣味的生活方式。无论从健康、磨炼意志、甚至职场上升的角度，健身都是一项永不出错的选择。一旦接受了这一理念，不运动的日子，人就变得恐慌、有负罪感，健身焦虑也被放大了。

我每天早晨上完厕所第一件事就是称体重，指针是一整天情绪的晴雨表。如果轻了，多试几次，让辉煌战绩重重地留在App数据里；如果重了，恨得捶自己两巴掌，痛思昨天是哪口吃错了、哪个动作少做了。

对于健身焦虑者，所有的食物都失去了原本的意味，分解成蛋白质、脂肪和碳水化合物。超市里拿起任何一种食物先看营养表，各种水果的热量几乎倒背如流。可口可乐里加膳食纤维，牙膏里加益生菌，饭盒里常见的超级食物是西兰花、圣女果、鹰嘴豆、牛油果和比普通生菜菜3倍的羽衣甘蓝。从国外健身圈传入国门之前，一种常见于北方城市街心花园和学校花坛的景观植物。

为了应对健身焦虑，我的家像一个小健身房：弹力带、弹力圈、组合拉力绳、拳击手套、按摩球、哑铃、拉筋板、两个长短不同的泡沫轴、瑜伽垫3个、跳绳2条以及一个占地3平方米的跑步机。通常我在上面一边深呼吸地倒气，一边看《爱上超模》，直至汗水盈盈，泪水亦盈盈。

走出家门，健身房更是集体焦虑的繁殖场。私教PUA打压式卖课，肌肉男若有似无意地瞟向小白的眼神，隔壁泳道第二十次超过你时掀起的水波，都让人百爪挠心。各种媒介也在放大健身焦虑：短视频里动辄30天瘦30斤，一周练出马甲线；电商反复推荐着裸感裤、云朵裤、鲨鱼裤。说实在的，这种类似秋裤的薄款衣物，只有穿在瘦子身上才显瘦，胖子穿只能把肥肉包裹得更加重峦叠嶂。

于是，健身的日子里，身体要忍受当代酷刑，不健身的日子，心灵要经受焦虑的磨难。肉体 and 心灵总有一个要受苦。

运动本来该是件快乐的事情。流汗后分泌的多巴胺像经历了一场微型恋爱。计算、测量、实时监控数据消减了健身的娱乐属性，使它更像改造人体的机械程序。一旦去健身房变成了逼迫自己的过程，那么离放弃也就不远了。

此时不禁羡慕起古人。古人不在意沉重的肉身，对肉体的锻炼被视为末学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健身房才开始在中国大地冒头，电视台早晨的时段留给烫着卷发、穿脚蹬裤的健美操。如今，思想更迭，观念流转，健身早已成为中产话题标配，随之而来的是不运动的焦虑。

运动自然是好的。想想广场上永不停息的跳舞大妈、挂在树上翻飞的大爷，你就明白了什么是运动带来的喜悦。

位光明的照片与自画像。画框是他用软件添加的效果。

受访者供图

2021年7月16日，浙江绍兴，位光明在垃圾回收场卸载报纸。

观看中国供图